

文艺气象

听涛

点亮风景

程红

编辑室里，常常突然听见这样一句赞叹：“这篇稿子让人眼前一亮！”话音刚落，那份稿子便被大家抢着传阅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“眼前一亮”，总能夺走我们的注意力。

何为“眼前一亮”？或许是内容的新颖，不是老生常谈，而是能提供新的观点、新的角度，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；或许是语言的生动，善用修辞，让文字活泼泼地跃然纸上；或许是结构的匠心，巧置悬念伏笔，勾起读者看下去的兴趣。“眼前一亮”的稿子，是茫茫稿海奖励给编辑的一颗甜果。

在文学理论中，有个词叫“陌生化”，恰好解释了“眼前一亮”背后的原理。它是指在文学创作中，作者通过采用异于常规的表现手法，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和新奇，从而打破读者的日常感知，产生文学效果。譬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中一句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不直接描摹杨贵妃之貌，却以云花之眼审视其美，显得新奇独特。聪明的作者总能妙笔生花，使常情、常理、常事焕发光彩。

又如《红楼梦》中刘姥姥初进贾府，她错将珠光宝气的平儿认作王熙凤，对自鸣钟、西洋穿衣镜等新奇物件产生了一系列错觉。通过刘姥姥这双“未经世面”的眼睛，读者仿佛也初次踏入荣国府，体验到一种新鲜而奇妙的视角切换。这启发我们，风景的发现不一定在于外界的改变，也在于观察者视角的转换。

时下，男女老少都热爱旅行。当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，踏上陌生的土地，那些在日常中被忽视的细节，突然浮出水面——墙角的小花、建筑的纹理，或是街边的美食，纷纷闯入视野。我们惊叹于异地的风土人情，陶醉于陌生的自然风光。而这一切，对于当地人来说，或许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存在。旅行的意义，正是换个心情、擦亮风景。

我们之所以要读文学，恰在于它提供了另一双“眼睛”。初时，身在生活中，“看山是山”，一切直观而表面；借助文学的陌生化之眼，跳出生活看生活，“看山不是山”，读懂了沉甸甸的象征与寓意；最终，当我们达到一定的人生阅历与审美高度，回到本质，大道至简，“看山还是山”。无数景致，正是在这曲折有趣的认识过程中被点亮、被看见。

亮，意味着自幽深走向光明，让被遮蔽的事物重焕光彩。法国作家福楼拜说：“文学就像炉中的火一样，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，把自己点燃，而后传给别人，以致为大家所共享。”文学是生活的镜与灯。它既如镜子一般，忠实映照出生活的面目，也如一盏探照灯，深入心灵幽谷，点亮隐秘的风景，让人从“眼前一亮”到“心头一暖”。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我生在渭北的一个小县：永寿。县不大，沟壑却有近千条。小时候，上学之余，我就跟着父亲在这片沟坡上料理庄稼和苹果园。父亲不识字，可自我懂事起，他就常给我买书看。父亲有一句口头禅：“只要咱爱土地，土地就不会亏待咱。”那时，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，也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后来，在沈阳读大学时，知我写作，他打来电话，又讲了这句话，还专门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是在地上种庄稼，你是在纸上种庄稼，咱爷儿俩是一样的。”

父亲的话，深深触动了我。写作就是在纸上种庄稼呀，我过去是把它想得太大、太缥缈了，因而总在词句上费神，而忘了文学所面对或拥抱的，正是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于是，我把视线转向了我的故乡，转向了童年生活，那些甜蜜而又诗意的往事，扑面而来。故乡就成了我写作的源头。回望故乡时，我发现，当下的乡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我边阅读，边思考，带着浓郁而又真挚的爱，把这些变化，从少年的视角，用小说写了出来。也是这些小说，让我在20多岁

转眼，又是新的一年。

这个时刻，人们暂时停下了匆忙前行的脚步，凝神静思回顾过去，满怀期待展望未来。我总是与文学共度新年，这让我心安稳而踏实，为下一段旅程充满电量。

儿时，我是个幸运的孩子，家中的书柜永远装满了儿童文学书籍，它们就像是一扇扇为我打开的大门，让我自由穿梭于不同的空间与时间，行走在真实与虚幻之间。

在书房长大的孩子，心中亮着一盏神奇的灯。那光芒会驱散黑暗，把世界变得色彩斑斓；那光芒会照亮成长的心灵，让人不惧、不孤单、不慌张、不茫然。

记得一个新年夜，爸妈出门，我一个人正在看《西游记》，家里却停电了，眼看四周陷入一片漆黑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把眼睛紧紧闭上了。我努力地回想着书中的内容，孙悟空就从脑海中跳了出来，他“身穿金甲亮堂堂，头戴金冠光映映”，为我驱散了黑暗和恐惧，降妖除魔的大圣变成了一个小小

我不敢想过，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诗人。我早已接受了矿工的身份，接受了自己的平凡，也拥抱了这种平凡。而当我拿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时，我突然明白文学在给予我一种新的力量，在给予平凡一种新的定义。它像一盏矿灯，照亮了我眼睛之外崭新的世界。

当我独自待在矿井下二盘区水仓时，发现总有闭起眼睛，脑子里的巷道才会变得更加清晰。眼睛会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，心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。当我从黑乎乎的工作服口袋里找出一张褶皱的纸在膝盖上展开，发现在矿井下要保持一张纸的雪白也变得困难了，以前轻易得到的事物此刻在矿洞里变得格外珍贵。我在涂满煤灰的交接班验收单上歪歪扭扭写下第一行诗句，多年以后才追溯到，那是我文学之路开始的地方。

2008年我左脚踏出校园，右脚迈进煤

写小说的都知道要有人物，然而也难在对人物的捕捉和塑造。有时理念已经成形，并且感到是有那么点儿新意的，但不能用一个鲜活的形象表现出来，于是理念飘浮在空中，总也落不了地。还有时眼前倒是有那么一两个嬉笑怒骂、绘声绘色的人物了，但写出来却总觉得不够，甚至怀疑为什么要写他们，于是人物本身也失去了魅力和说服力。我在2024年的创作和思考，当然还是围绕着人物进行的。我想这也是小说永恒的课题。

有的时候好的文学人物，还真不是从生活里“捡”来的，比如我的小说《逍遥仙儿》中的北京拆迁户王大莲、海淀高知妈妈苏雅纹，这些形象就是我在商场里看到那些送孩子上课的家长时，突然就有了写作的感觉。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，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大城市里，不管是本土居民还是高素质的外来人口，

在文学史的维度上，我和我的同人们属于新旧交替的那一代人。

我作为支点的左脚还踩在印刷体文学的泥土里，向前迈进的右脚已经踏入网络文学的新河流中，而这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

2005年，网络小说方兴未艾，我接触它一开始是出于学术的目的，为了接近创作者、了解这个圈子而写了一本以山海经为题材的小说，然而初战就失利了。

当时，审美偏于西化，文化流行慕洋，新生的网络文学也不能免俗，后来成为网文第一站的那个平台，编号001的小说也是西式幻想题材——“鄙视链”的最高端，坐着的不是东方的传统神话，而是“魔戒”与“龙枪”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当初我们这批坚持写东方神话的作者其实属于少数派，我的那本书虽然得到了好评却完全没有流量。

但我不甘心啊，于是苦心钻研，按照当时最流行的套路，写了一本历史穿越文《边戎》，这本书倒是小红了一把，让我在网文圈有了一席之地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就这么写下去，忘记了原先做研究的目的，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去不返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时代网文读者的基数不大，氛围却很好，他们不嫌弃我们简单粗疏的文字，也还未形成固定的阅读习惯，只要作品有可取之处就会点赞。在他们的支持下，我

在纸上种庄稼

范墩子

时，真正意义上思考了生活，亲近了现实。

父亲视土地为生命，那种爱，朴素而又纯粹。他快70岁的人了，却还守着家里那几块地。本来可以闲下来，但他不肯。去年秋天，我和他在老家卸苹果时，他转过身问我：“都说你是个作家，你讲讲，我为啥还要种地？”他站在果树下，阳光在他黝黑的脸上轻轻摇晃。我摇摇头。他微笑着说：“不爱土地，就会觉得种庄稼累。但当你爱上了土地，你就会感激土地给你的回报。”

站在苹果园里，我陷入沉思。像父亲一样的农人，对土地充满深情，他们能听见土地的心跳声。文学，又何尝不是在听土地的心跳声呢？写作至今，我始终觉得自己在文学的土地上种庄稼，收割庄稼。一个个字句，就是一个个沉甸甸的果实，一行行句子，就是

一垄垄泛着生机的麦苗呀。

30岁时，我到西安工作，成了一名专业作家。我喜欢坐在那些弥漫着烟火味的街巷深处，听嘈杂的人声，观察人们的喜怒哀乐。我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，沿着城墙根走，抚摸那些写满岁月斑纹的青砖，听老人们在城墙下吼唱秦腔，那豪迈的声音在护城河上悠悠荡荡。我也喜欢采访不同职业的人，比如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装修工、面馆老板、非遗传承人等。同他们交流，总能感受到一种光亮和坚毅。他们在平凡的生活里执着坚守，在风霜雨雪中品味甜蜜。而我，希望能以自己的笔，画出他们朴素的形象来。

多少次，我也在长安区皇甫村里穿行，在柳青墓前的崖上远眺。远去的生活重新浮现，仿佛又见到了那位朴素的老人，他正同乡

跳动的文学之心

葛亮

女孩的心灵守护者。

文学没有影像和声音，这个世界如此安静，但读书人的思维却因此活跃起来。字里行间的留白，让想象与思考有了生长的空间，文字在脑海中化作了声音、场景、光线、气味……变成射入心灵深处的光亮。

长大后，我成了文学的创作者。

写作是一种铭刻生命痕迹的方式。无论是创作一本想象丰富的童话，或是写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，当面对一张空白的稿纸，落笔写下一行行情真意切的文字时，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察和思考，就这样穿过故事，带着心跳和体温，给读者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，说一句推心置腹的悄悄话。

2023年的跨年夜，我正在写儿童小说《宇

宙的梦想》，书里的孩子怀揣航天梦，努力成长。孩子和宇宙，看似遥不可及的距离，但一件件航天大事却在鼓舞着小主人公，让他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。

2024年秋天，我带着这本书走进一所小学做文学讲座，学校操场上，几千名同学认真地听讲。当我提问时，台下的一只只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，孩子们鼓掌，欢呼，热闹得就像过节一样。

讲座结束后，我却看到人群中有个眼圈红红的小姑娘，她刚哭过鼻子。我走到她身边，小女孩告诉我，她是全校唯一没来现场听讲座的同学。

我惊讶地询问原因，原来，她是学校的小志愿者，要负责在广播室值班，只能守在那

一块煤，一个字

榆木

矿。2014年我结婚时，已经在矿井里打了6年的液压柱。儿子出生时，我在矿井下抬隔爆开关、拖电缆一年了。小女儿出生时，我在矿井下的盘区水仓看护水泵3年了。一个人变成了一家人。矿工从拥挤的集体宿舍搬到了河谷上建起来的公寓楼里，会看到新办公楼前的青草坪上开着的野花，在矿区公园里的雪松下落着的鸟雀，金黄色的银杏叶在河谷的微风里摇曳。

从当初来到煤矿简陋的设施到现在的崭新建设，从当初矿工井下的辛苦劳作到机械化开采，智能化发展正在成为煤矿的主流……而这些时间的印迹都被我带入深深的矿

洞里，构成了我文学语言的一部分。

以前，我一直是以矿工的身份来审视煤矿，理解矿洞里的黑，探索矿井里的未知，接触跟我一样黑乎乎的矿工，以此来定义煤矿和基层的意义。现在，当我用诗人的视角回望我在煤矿工作的16年，回想起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浸透，坐在进风巷口晾衣服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，回想起工友们下班之时的相互调侃、回荡在巷道里的笑声，我忽然明白，正因为我对当初对煤矿的未知，生活才冒出了惊喜；正因为我们积极参与生活、认真生活，我的诗歌才找到了情感的落脚点。

我在矿洞里写下的诗歌，它们饱含着对

从生活里来，往时代中去

石一枫

不少人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，生活富裕起来。在经济上，他们过得很富足，但在诸如孩子教育等问题上，不少人又陷入新的困惑。这种新困惑的产生，有着社会与文化双重的因素，而这正是一个小说家可以深挖的领域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伴随互联网对生活的冲击，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“网络一代”。并且回头看去，中国的互联网社会已经成形二三十年了，那么网络一代也有了他们的后代。我在2024年完稿的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，写的就是一对这样的北京父子。父亲是论坛时代的老网民，儿子是直播时代的新

网民，网络已经塑造了他们的生活，虚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他们却在这时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有类似困惑的人物在生活中比比皆是，而我想，他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。新人物之所以新，还在于他们存在于日常生活，同时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。

虽然今天对于文艺作品的衡量标准多种多样，可能有学术的、市场的、长期的、短期的，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老百姓是否真心喜爱。拿小说为例，北京的前辈作家给读者留下了骆驼祥子、那五、张大民这些脍炙人口

边写，边等待

阿菩

们写出了一个个恢弘的科幻想象，写出了一段段跳脱的都市故事，完成了还没有套路化的叙事，演绎出了对《封神》与《西游记》的全新解读。

几百个赞已经能让一个作者充满信心地写作下去，几千人的持续关注就能捧出那个年代某个领域的“大咖”。和今天的新一代作者相比，我们当时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。但靠着这微薄的收入与不出圈的支持，我们挣扎了下来，也生存了下来！

然而，美丽的背面也有残酷。

上世纪末从印刷体到网络传播是一变，几年后从文学论坛到文学网站再一变，几年后从2G到3G又一变，再过几年从单渠道发行到全渠道发行又一变，与此同时从电脑阅读到手机阅读也在变，从纯粹的文字阅读到全版权开发更是一变。每一次大变革都引起创作习惯和阅读审美的大调整，许多领域开创者还没来得及享受功成名就的喜悦就忽然过气了，我的大部分同人在一场接一场的变革中陆续凋零了。

我当时也属于正在凋零中的一员，一直

亲们一起坐在田畔，一边抽烟，一边闲谈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我总觉得，柳青还在眼前的村子里，他的魂还在长安的田野间游走。当年，路遥和陈忠实也多次在柳青墓前冥思、参悟。他们向柳青学什么呢？我以为，他们在学柳青对待生活对待现实的态度。

我没见过这三位现实主义作家。但每次在皇甫村漫步，我总能听到他们的召唤；没有真情，没有生活，没有体验，就没有文学。

我还多番踏上咸阳原，去考察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遗址。从汉家陵阙，到唐十八陵，从原上厚土，到原下渭河畔，我一遍遍地走，一篇篇地写。这些思考和经历，都融在了我的文学里，成为语言的呼吸，语言的节奏和本色。

元旦的钟声响起了，2025年的第一缕曙光已洒在寂静的清晨，连风都张开臂膀拥抱大地。心怀理想的人，已早早行动起来。我想起路遥的那句名言：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。于我，则会像农人一样，在文学的土地上不歇不停，耕种新的青翠。

里。她趴在窗口，听得很认真，也想跑回来回答问题，却不得不留在广播室。小女孩心里急了，就这样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坚守着岗位，直到讲座结束。

我称赞她很有毅力，因她忠于职守，我们的讲座才能这么顺利地进行。小女孩说：“我读过您的这本书，我最喜欢里面的玉兔号月球车，它的任务是工作3个月，但它却在月球上工作了900多天，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就是它一个人！月球那么远，它都能坚持，我也行！”

看着小女孩真诚的眼神，我想：她听到了小说里的那句悄悄话。

这是文学带给作家的幸福时刻，如同山间吟唱的歌者，忽而听到山谷那边的嘹亮回应，禁不住满心欢喜。

人像浩瀚宇宙中的万千星斗，文学就像闪亮的星光，也许我与你相距遥远，甚至素不相识，却因为看到彼此的光芒，便能感受到宇宙那端，也有一颗柔软的、怦怦跳动的心。

美好的向往，浸染着对幸福的理解，也同样孕育着平凡中的力量。

其实，每一名煤矿工人的工作日常，就是劳动和休息、入井和出井，井下的工作就是把地里的煤层挖掘出来。多年之后，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，突然意识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会再听到这些词语：一个班扛几根柱、清几车煤、抬几台开关等。我从原本煤矿的语境进入到文学的语境里，正在经历一种纯粹的文学生活。

我把想象中的文学概念彻底释放出来，并赋予诗歌一种实在的意义。支撑这种观念的，是词语的准确性和个人经验的真实实现感，而我仅仅是将一块块煤一样的汉字从矿洞深处搬运到白纸上。一首诗歌放下不煤矿，一座煤矿却可以放得下一生；一个汉字写不透一块煤，一块煤却可以悟透人生。我尊重每一个汉字的到来，就像每一句诗歌对白纸的尊重，就像每一块煤对大山的尊重。

的人物形象，我能不能在这条人物的画廊里再增添一个或者几个新形象？我想这是对北京作家最大的挑战，如果能做到，也是一个北京作家的殊荣。为了实现前面所说的创作目标，我能做的除了笔不停，同时还有眼不停，脚不停，心不停。我是写北京的北京人，写过二环路里的胡同，写过长安街边的部队大院，写过脱胎于工厂宿舍的麦子店，写过新老北京人交融杂居的中关村，现在正在创作原来是农村、后来迅速融入新城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。为了写出这些地方独特的居民生态和气息风貌，我尽力像一滴水融入海洋那样融入我所熟悉但还应该更熟悉的北京，相信能够写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北京，也是独特的今日之北京。

希望在2025年，我能够与更多有意思、有意味的人物在文学中相遇，而通过这些人物，我愿意和读者一起认识我们的时代。

了，十几年前的审美已经彻底扭转，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，它是螺旋上升的——既在向前，也在循环。但更深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

从此，我沉下了心，没有趁着热度再战网文，反而放慢了脚步，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流行、审视网络、审视文学，甚至审视命运。我将目光投向我的出处：在考察了广东商业文化渊源后，写了粤商的精神寻《十三行》；研究了岭南手工艺术流变之后，写了刺绣师的精神归宿《天衣》；翻阅了家乡神话记载后，写了故乡的神话渊薮《山海经·三山神传》……

这一次，我不再着急于网络上的数据了，我学会了在写作中等待，等待着时间对故事的审判，等待着历史对文字的梳理。

一个回首，我也已经年届四十，对人生、命运与文学的关系，思虑也日趋成熟。我结束了日码三千，回归到理论研究中来，回归到高校教育中去，成了大学里的一个教授。

2024年已经结束，2025年已然到来。如今我坐看年轻一辈的作者们，在已经健全的创作机制中写作，在已经流畅的传播渠道里成名，里头的佼佼者20岁出头就能拿到百倍于我们当年的收入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红利。我感恩网络文学，它充实了我过去20年生命的大部分，我为它酸过，苦过，寂寞过，但如今却又平和了。